







2013.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3.08.01 51



檢制修齊之理固者守夫塗轍而莫究夫宰  
割經綸之施吾惧乎學之日遠於良知也迺  
為緝同然錄以授吾兩庠之來學使翕然興  
起之余得斯錄而各知求諸其心焉以此而  
成身以此而淑人以此而施諸家國天下庶  
幾乎一體同然之義而聖學之要因是以復  
明否則將吾亦不免焉以身訪師門也何以  
錄為遂梓之以告夫四方同志歲在



嘉靖丁巳夏五月端陽日門人南潞孟津書  
于赤壁之舟中



良知同然錄篇目上冊

大學問

大學古本序

中庸脩道說

尊經閣記

親民堂記

山陰學記

書親師孟卷

荅南元善書

荅羅整菴書



荅顧東橋書

荅聶文蔚書

荅倫彥式書

荅歐崇一書

寄鄒謙之書

書孟伯生卷

示第立志說

示楚中諸生

附論學諸詩

味中依諸詩

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

荅顧東橋書

荅聶文蔚書

荅倫彥式書

荅歐崇一書

寄鄒謙之書

書孟伯生卷

示第立志說

示楚中諸生

附論學諸詩

味中依譜詩

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

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薄本折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大學問

大學者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湯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鼓竦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惻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



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是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頽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

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

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烏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

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騁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魚有千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





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為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為親民而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其說亦未為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為可以折而為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為一事而認以為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脩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脩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脩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



脩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  
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  
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脩其身者必在於先正  
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  
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  
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  
者必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  
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  
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  
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

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為致者至也  
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揚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  
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克廣其知識之  
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為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者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  
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  
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  
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  
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  
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



捨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  
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  
知之所知烏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  
為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  
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  
之良知既知其為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  
復蹈而為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  
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  
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  
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

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  
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發必有其事意所在  
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夫  
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  
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  
之格實蓋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  
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  
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  
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  
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今焉於其良

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  
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  
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  
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  
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  
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蓋其功夫  
脩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  
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  
而其用之推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

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脩道說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脩  
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湏臾離也而過焉不及  
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  
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  
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

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  
故特著其說

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  
於身謂之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  
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  
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  
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  
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  
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

也書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  
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  
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  
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  
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  
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  
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  
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  
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  
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





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  
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  
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  
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  
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  
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  
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  
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  
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  
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

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

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  
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  
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  
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  
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  
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  
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  
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  
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目



遺忘散失至為寡人巧夫而猶置焉然指其記籍曰  
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  
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  
謂亂經習訓姑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  
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  
蕪蕪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  
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  
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  
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  
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  
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  
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詒多士予既  
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  
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親民堂記

兩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  
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  
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  
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  
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



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爲是其靈昭之在人心巨  
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  
爲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  
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  
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  
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  
而後弟之德明矣吾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  
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  
曰二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脩身焉可矣而何家國  
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

曰民爲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  
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  
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  
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魚非求盡吾心  
爲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為止至善者乎  
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  
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  
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  
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



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  
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  
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  
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  
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  
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  
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  
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  
則至於橫為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  
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

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  
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  
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  
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  
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為  
一家中國之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  
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  
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為職者也吾務親吾之

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

山陰學記

山陰之學歲久彌散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為秋官郎洛陽吳君灑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為 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像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脩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脩諸其身焉此

為師為弟子者之脩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為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為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為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一



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堯使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絀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為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

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  
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  
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  
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  
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  
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  
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暗  
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  
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  
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  
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以為異也今之為心  
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  
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  
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  
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  
學相背而馳日鶩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  
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讐視之  
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  
習之為蔽而未可遽以為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  
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



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為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為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良知同然鈔

書魏師孟卷

心之良知是謂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是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



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天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  
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  
而然使能姑置其僂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  
不憮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  
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  
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借計北上不得又  
從於此吾雖畧已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  
之

答南元善書

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浩然長  
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  
說揆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  
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  
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逐事移則  
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  
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  
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  
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  
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  
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  
得喪之可欣戚憂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  
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  
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  
又有於睿知然則又有於寬裕溫柔乎又有有  
於發強剛毅乎又有有於齋誼中正文理密察乎又  
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  
欣戚得喪憂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  
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  
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

將必連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  
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憂憎也若  
洗目中之塵而按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憂  
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鷲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  
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  
幾於是矣乎是宜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  
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為之手

答羅整菴少宰書

某頓首答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晚來  
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贍後人事復紛沓



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為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為極則而安之手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話嘗之者有矣暨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為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

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子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

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  
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者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  
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  
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  
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  
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  
可入亦何所接聽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  
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速改  
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  
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

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因  
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  
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是矣何必又言誠意  
誠意二字亦是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  
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  
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  
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  
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用智者也謂反  
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  
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着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

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饜陷其內而不免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

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斐罪於聖門斐罪於朱子足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五裁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

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此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到之危莫之救以

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  
之救以死也矣夫叢方嚙嚙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  
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  
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  
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  
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改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  
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  
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  
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

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  
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白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  
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  
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  
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  
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  
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  
過也必文其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

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  
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  
口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  
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  
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服服然而不  
敢違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  
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祇畫冬還必求一面以  
卒所請千萬終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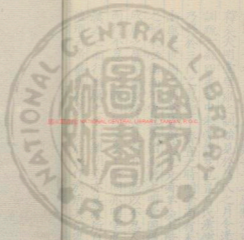
谷顧東橋書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  
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  
又焉從且於古今事變擅樂名物未嘗考議使國  
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章封禪又將何所致其  
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擅樂名物  
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  
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辯  
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  
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  
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尙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



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  
釋矣夫明堂壁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  
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  
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  
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上階明堂  
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  
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  
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上階固亦明堂也以幽  
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  
地耶武帝登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



2025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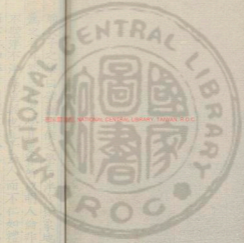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UNION P.O.C.



不仁如漢何制禮作樂必其中和之德學為律而  
身九度者然後可以謂此若夫善教之末樂工之  
習史之平物者十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道王之  
重在於教人時也安樂者王衡其重在外以齊  
七政也昔漢政然仁民之心而為其養民之政  
治國治民之本用在於此也漢初晉教之學其末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耶天子之學曰璧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  
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璧  
不璧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  
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噐數之末樂工之事  
祝史之守故魯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  
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察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  
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  
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臯契未



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彘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或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為謬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耻之大者也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通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

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沒沒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

希望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感者而稱爲之分  
釋未及乎按本塞源之論也夫按本塞源之論不明  
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  
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發明  
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  
消於後嗚呼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天下之分毫也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  
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  
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  
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

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  
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  
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  
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  
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  
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  
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  
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  
聰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



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  
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  
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  
是善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  
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  
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  
而因使盡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  
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  
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  
為美惡效川者亦性知同心一德以其安天下之民

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賤  
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  
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  
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  
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  
之務或當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  
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  
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  
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  
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



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  
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  
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  
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  
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疢呼吸感觸神應  
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  
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性在徒心體之  
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  
霸術熖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  
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

迹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  
之聖人之道遂以黨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  
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  
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  
既其久也閭爭劫奪不勝其槁斯人淪於禽獸夷狄  
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免獵  
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燬燼之餘蓋其  
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  
積漬已深雖其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  
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



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親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  
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  
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自立於天下  
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  
百戲之場誰譚跳踉馳竒聞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  
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  
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  
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  
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  
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

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  
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  
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  
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  
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  
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  
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  
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  
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  
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

論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務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說未嘗不曰善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韜是則魚以濟其私而蕭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中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接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感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答聶文蔚書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此情何可當也甚欲扳留旬日少敘其鄙見以求切劑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後極快快如有所失急承箋惠浣慰可知中間推

許太過蓋亦熨掖之盛心而規勸真切思欲納之於  
賢聖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  
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  
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為乎哉  
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  
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  
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為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  
無悶之心豈世之謗謗胥胥者知是以及之乎乃僕  
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  
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

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  
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  
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  
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  
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  
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  
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  
而以靳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謙而已矣  
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



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  
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用，施及蠻貊而允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為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  
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  
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  
徃偽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  
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  
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  
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  
賢忌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為

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魚鱗  
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况於天下之大，民物  
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魚性於紛紛籍籍而  
禍亂相尋於魚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  
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  
民之陷溺，則為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肯而思以此  
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  
非笑而詆斥之，以為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  
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臥有  
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蹀躞顛



頓板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是者方相與揖讓談笑  
於其傍以為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頓頓若此是  
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  
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  
之魚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  
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  
溺之禍有不顧而况於病狂喪心之識乎而又况於  
斬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憐為病狂喪  
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  
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  
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  
其為論者有譏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為不知  
禮而侮之以為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  
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  
不可而為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  
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  
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  
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君求亡子  
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斬人之知我信我而  
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

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  
與欲潔其身而亂人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  
邀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魚入而不自得道並行  
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肯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已任顧  
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  
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  
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  
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夫其自私自利之蔽一  
洗讒妬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

然以愈而終危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  
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吾文蔚者而誰望之  
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  
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暇於外求矣循是以充若決  
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  
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  
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應響無  
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  
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  
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具切膚之痛乃



有未能愬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  
使遠來遲留經月臨期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  
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有所未能盡也

二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  
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  
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  
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  
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  
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

有事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  
時時去用必有事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  
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  
勿助只就其間捉掣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問斷  
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  
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不去必有  
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壺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  
鍋爇飯鍋內不曾注水下來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  
知畢竟爇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侯未及調停而鍋  
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



齊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  
勿助濟濟瀉瀉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  
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騷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  
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  
之勞若纏縛擔關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  
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  
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  
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  
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  
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

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  
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純告子得病  
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  
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  
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  
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  
纖毫莫道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  
學然亦是因竊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  
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做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

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籙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聯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

累而已矣若此者皆定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却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

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  
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  
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  
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  
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  
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  
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  
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親  
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湏又從事親的  
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著在支離

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  
更無去來不湏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  
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  
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  
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增  
減若湏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  
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  
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克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  
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  
使人於事君處交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



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卽自然  
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  
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  
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  
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  
者故曰克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  
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  
蔚云欲於事君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  
已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  
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

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  
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德遠先覺  
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  
間有提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  
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  
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  
病也舜察邇言而詢騶莒非是以邇言當察爲莒當  
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  
碍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  
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辯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



夫却須如此方是盡心三蘇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  
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  
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殫壽不貳脩身以俟而  
存心養性與脩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  
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  
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功夫更不必說殫壽不貳脩  
身以俟而殫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尋  
之走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  
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  
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殫壽不貳脩身以

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  
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  
更使之於庭除之間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  
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  
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  
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  
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  
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性也天也一也故  
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  
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

天者廢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却須專心致志在殫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工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夫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踈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

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潑洒耳所論尊德性而道學問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卧箬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踈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慙煩縷已甚不罪不罪惟薄處得轉錄一通寄祝

之尤好也

答倫彥式宮論書

往歲仙舟過嶺承不自滿足執禮謹而下問懇古所  
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  
問極切馳想迄今第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  
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論及學無  
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  
之實傑用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太然三言者  
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罷其易動感  
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

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  
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  
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  
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  
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  
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  
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  
動靜亦動靜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  
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  
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



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為何如便聞下知之

答歐陽崇一書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未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常不因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

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問工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



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  
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  
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  
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  
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常不行於其  
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  
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間正  
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  
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繁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  
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  
體卽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工雖千思萬  
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  
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之弊大率非  
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熾着前一病近  
又着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  
排之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廢廢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  
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爲喪失良



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  
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  
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  
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紛勞擾良知亦  
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自有不知者  
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  
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  
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  
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

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却爲兩  
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猶  
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  
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  
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  
領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領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  
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  
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  
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



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  
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  
求自謙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為  
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  
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  
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  
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  
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  
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謙之功矣所云  
鼓舞支持舉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  
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  
誠二則偽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  
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有畢  
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  
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為  
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耶

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  
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皆覺合該者  
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誅億不  
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  
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  
教人以其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是  
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尚亦  
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

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  
亦頓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  
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  
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夫謂皆覺合該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  
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  
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  
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誤其良知矣此皆覺合該  
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  
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

信其良知而已未嘗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  
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偽而誠誠  
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  
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  
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  
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  
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  
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  
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  
猶謂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  
用耶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  
必言可以前知矣

寄鄒謙之書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  
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  
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  
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  
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  
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撥之無不即有省發只  
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

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變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是夫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耶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謨之之學既已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魚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况已久不作所須柯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冗不盡欲言

傳約說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疑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傳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

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  
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宜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  
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  
文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  
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  
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  
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  
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  
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  
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

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  
禮也文散千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文根於心而一  
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  
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文於文則其  
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  
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  
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  
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  
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  
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



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  
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  
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  
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  
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  
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  
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  
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書孟伯生卷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

分量皆有所至後學歷代志氣志氣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  
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孫陽論學亦然末俗卑汚未  
免專詭高明一路關專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極時弊  
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  
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  
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有足憂雖其人品高  
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相去能幾  
何哉孟生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  
而談說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  
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

耳

示第立志說

子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  
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  
與之

大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  
擁兼既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墮俗習非  
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  
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  
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  
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  
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  
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  
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  
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  
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  
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  
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  
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  
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

不致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變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距亦志之不踰距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客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耶私欲便退聽

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  
心生責此志即不急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心生  
責此志即不燥嬌心生責此志即不嬌念心生責此  
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做吝心生責此志即  
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  
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  
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  
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  
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  
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

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  
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  
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无  
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  
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  
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  
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筆說無  
不吻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示楚中諸生

絕學之後求道者少一齊與楚最易操奪自非宏傑



鮮有卓然不羣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  
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  
世俗之謬是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  
以是爲鑒矧落聲華務於切已處著實用力前在幸  
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  
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  
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語交  
宜於此良知處著力異時始有得力處也舉業不忠  
功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自是更有進所  
知知得則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中秋坐月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陰靄忽然生須臾濁霧墮風  
散依舊青天自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誘豈  
能撓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釣天滿泰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群英須憐絕學經千  
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高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  
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裡點也雖狂得我情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關人高歌度與清風  
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  
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醒醒陋巷貧

一雨新涼入夜清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木底傳心  
訣棲鳥板頭說道有莫謂天機非嗜慾由來萬物是  
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天泉樓夜坐和董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容  
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窗殘月見  
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送鄒謙之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  
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久矣世情騰腹說競搜物現外

人情良知處麻痺排得此物由來自運成

坐忘言巖間二三子

幾日巖棲事若何莫將佳景復虛過未妨雲壑滯留  
久終是塵寰錯誤多澗道霜風疎草木洞門煙月掛  
藤蘿不知相繼來遊者還有吾儕此意麼

有僧坐巖中二年詩以勵吾黨

莫怪嚴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  
外標竊棘批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佛昔賢取善及  
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放子

巖夜

巖夜



兩齋僧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群動妄閑來遠覺道心驚問津久已憚沮溺歸向東臯學耦耕

睡起寫懷

江日熙熙春睡醒江雲飛盡楚山青因親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官冥道在陰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未須更覓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龍潭夜步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樓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濕松風偏集衣輕飈流欲寫漪瀾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來倦洞

路絕春山夕廢尋野人扶病強登臨役游仙侶須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鳴鳥遊蜂俱自得閑雲流水亦何心從前却恨牽文句輾轉離嘆陸沉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閒來聊與二三子單袂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塔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誅歌俱實學毫釐消遣認教真

送蔡希顏

何事憧憧南北行，望雲依闕兩關情。  
風塵暫息豺陽駕，鷗鷺還尋鑑水盟。  
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  
從知歸路多相憶，伐木山山春鳥鳴。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假假夜登堂。  
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  
租予白鹿爭能說，矮人亦復浪悲傷。  
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思親

露冷風清月正輝，可堪遊子倍沾衣。  
催人歲月心空在，滿目兵戈事漸非。  
方朔本無金馬意，班超惟願玉

門歸白頭應倚庭前樹，怪我還期秋又虛。

歸興

一絲無補

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非。  
國士由來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  
事已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  
白雲茅屋數峰高。

別諸生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  
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  
不離日用常行內，只造先天未盡前。  
握手臨歧更何語，慇懃莫媿別離筵。



示諸生二首

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  
謾從故紙弊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  
染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

又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  
秘翻蠶易簡却來難只從孝悌為堯舜莫把辭章學  
柳菴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逐身觀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若遮迷而今指與真誠

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口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  
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本在心却咲從前顛倒  
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蓋  
藏沿門持鉢効貧兒

荅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  
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癩癢自家知若將癩癢後人問癩癢何須更問為

春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脩行玄更玄說與時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僊

林下睡起

掃石焚香任意眠醒來時有客談玄松風不用澆藤扇正對青巖石丈泉竹裡藤床識懶人脫巾處鹿任吾真病夫久已遊方外不受人間禮教嗔

寄滌陽諸生

一別滁山便兩年夢魂常是到山前依稀山路還如舊只奈迷茫草樹煙歸去滁山好寄聲滌山與我最多情而今山下諸溪水還有當時幾泓清

睡起寫懷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鍾起向高樓撞曉鍾尚多昏瞶正朦朧縱今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聲

書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原無極始信心非明鏡室

始信心非明鏡室須知明鏡已塵埃人人有箇圓圈子莫向蒲團坐死灰

憶徐陽諸生

滌流亦近水童冠復幾人莫負來歸興溪山正暮春桃源在何許千峰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閣可坐不必問誰家徐陽姚老將有古孝廉風流俗無知者藏身隱市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48 of the Colors 30°

Black White 3/Color Red Magenta Yellow Cyan Green Blu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AM, ROC





良知同然錄篇目下冊

申明賞罰以屬人心事

擒獲宋濂捷音疏

四乞省差疏

乞便道歸省疏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奏報田州恩恩平復疏

虔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八寨訖藤峽捷音疏

乞

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良知同然錄下冊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  
璋呈伏覲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  
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  
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  
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  
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  
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  
人為首就陣擒斬以次剿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

兩三名者陞賞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賞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副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置一級伍百名者陞賞授一級不足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副賊一名者陞置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伍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

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爛竅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瑛等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督兵追剿不過遙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一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

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  
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濬勛是  
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  
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  
例次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  
盜賊生獲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矣具  
呈到臣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  
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  
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  
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盛由於招

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  
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  
因是為

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  
討夫惟為之而許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  
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  
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  
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顧之盜之始也彼  
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  
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

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學焉之民不任其皆知  
官府之不足恃亦迷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  
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  
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已地也夫平良  
有冤若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困征輸之  
刷而為盜若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  
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郭者為  
之交換在官府者為之問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  
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  
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

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  
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勿成名立豈  
非其所欲哉然而南潁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  
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齋遺又旬  
日而始至則賊已綑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  
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群羊而  
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潁之用兵  
不過文移調遣以苟見坐視之罰應名勦捕聊為招  
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勦捕  
未必能克勦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

繫督責自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徃徃坐視而至  
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  
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  
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  
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  
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旗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  
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  
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  
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  
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

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  
不待戰而比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  
魚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者而求  
必死乎具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  
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  
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  
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  
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  
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



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  
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  
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致郡播據  
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  
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  
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  
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避所可得者不過老弱  
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  
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哨成群此皆往  
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

勦掃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  
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  
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  
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  
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  
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令  
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中奏敢  
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  
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  
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

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并  
具由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弊不即申報  
以致聚眾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  
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  
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  
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  
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  
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  
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  
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  
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

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  
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  
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債軍敗事然後  
遷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舍其後已無救  
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  
辦此行從

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

其弊不敢不為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官罰以勵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擒獲宸濠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與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隨看得寧王管轄張熾臣以百教疲弱之本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為牽制之圖時遠

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  
百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  
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  
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  
守益郎中曾直許事羅儒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  
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忠按察使劉遜參  
政黃緒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  
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為所襲  
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



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建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瑞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樞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厰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搃城中十九日發沛漢大益各軍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器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厰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緇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鏡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廷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散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

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剿。於本月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謀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壘，期在必剋。是日有守城萬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賓等阻勸，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叢議安慶被圍。

臣等以五越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預。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圍。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梟躡四方之援，又不可里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

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  
一人至者彼焉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  
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隣之援然後徐  
圖進止臣以率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  
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  
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  
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携沮我若先  
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  
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  
州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刑珣徐建誠

德孺各領精兵伍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擄括  
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  
通判胡堯元童琦談諧推官王瑞徐文英知縣李黃  
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  
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  
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  
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者  
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  
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  
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譚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

設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  
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  
兵逃出賊皆隳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  
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  
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  
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  
乘之連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  
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  
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衰稍稍遁  
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

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中城之兵以益  
師是日建昌知府曾興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  
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授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  
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  
知府林成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興領兵四百  
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  
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  
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  
銃砲之間火燎其髮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  
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

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熊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嚴德播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大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邵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賓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璉盧珩羅璜王曠王春吳十

三夢十一秦榮爲江劉勳何鐘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王市金山按察司楊璋僉事王壽潘鵬叅政程杲布政梁辰都指揮鄭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熊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規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闕城內

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  
手加額員若解倒懸之若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  
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僑授太師國師元帥  
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  
各宗室別行議奏及時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  
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  
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  
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仗人等官員  
不同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逾期并逗遛遲繙者俱聽  
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詢問明白亦聽就行斬者不  
免斬變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  
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  
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  
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  
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欽奉

欽依備咨前來文仰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  
時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  
丞達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利害細民教其罪惡

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遣被四方  
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搔手莫敢論其是非小  
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慕又  
招納叛亡誘致鬪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  
引致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按劍排關者  
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贖金銀數萬陰買  
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  
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  
民分遣其官屬親曠使各募兵從行者數千少者數  
百輒檣蔽江襲城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  
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

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  
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懼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  
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艱者僅堅城而自守忠  
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  
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  
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有數之卒起  
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  
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

上天之陰曠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有禍於將帥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勅臣以及时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雙溪

之多變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陳槐曾興林瑛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克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晞徐文英知縣李揖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重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悅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



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遠戴  
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  
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金事劉  
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  
縉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交輔  
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為難得  
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  
烈忠憤殞身徇

國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  
以勵將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執之謀已十有餘  
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

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護具  
題知

四乞省莽蹶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恤近者奉

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闕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為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至即從殉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身號痛割裂昏殞日加疔瘡僅存殘喘毋喪權厝祖母之側今祭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畧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豈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 恩死且圖報捨棄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甌城一聞宸濠反叛  
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  
氣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  
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  
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成美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  
家相慶得免征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毋喪未葬之故日夜  
哀若憂疾轉劇大馬驅馳之勞不足溢錄而烏鳥迫

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  
不勝若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  
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  
月未奉

明旨臣且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癘之毒外遭窘局  
之苦新患交成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  
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  
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爲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

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其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心不得已而爲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毋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赴闕終效大馬昔人所謂報劄之日短盡忠於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顯之至具本

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孫齋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

明旨臣之痛若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爲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席思臣一見晝夜涕淚奔得家書號慟頭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

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  
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  
往者寧壽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

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  
以死 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爲重今國難已平兵戈  
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  
衰危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爲  
子乎不可以爲子者尚可以爲臣乎臣今待罪巡撫  
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  
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殫

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

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

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國讎結若  
遂正以

國典臣夔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庸  
隕苦切號控祈望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  
問醫待罪候 命外緣係四乞

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理爲此具本奏

聞

乞便道歸省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欽奉

勅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堵地方朝廷新政之拘特  
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  
已於本月二十日馳驛起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來  
四上歸省之

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實皆出於人子迫切  
之至情而其時復以權奸當事嫉嫉交與非獨臣之  
愚相無由自明止慮變起不測身懼曖昧之禍冀得  
因事退歸父子苟全首領於牖下故其時雖以暫歸  
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既而

宗社有靈天啓

神聖入承大統遣故鼎新親賢任樞向之爲謗嫉者皆  
已誅斥略盡陽德與而公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懌  
政務其遐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

聖人作而萬物睹天下之上孰不颯然有觀光之願而  
况臣之方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陷穽而登之春  
臺其爲喜幸感激何啻有倍豈不欲朝發夕至以一  
快其拜舞踴躍之私歸戴何往之誠乎顧臣父既老  
且病頃遭讒構之厄危疑震恐洵朝夕常有父子  
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

因思一見顏面以叙其悲慘離隔之懷少盡叔水懽  
欣之樂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  
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天性之愛重以連  
年苦切之恩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歸省亦情理之  
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  
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  
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世固未有不孝於父  
而能忠於君者也故臣敢冒罪以請伏望

皇上以孝為治範圍曲成特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少  
伸烏鳥之私臣死且圖銜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 奏為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陸年十二月十九等日  
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提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  
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  
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案發替機務欽此王守仁  
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案發替機務歲支  
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

臣俱欽遵外臣聞

命驚惶莫知依措竊念臣以庸庸誤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先帝察其無他隨加

收錄存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乏後值  
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  
倚角穎

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  
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額乃幸大啓

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  
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為焉之情使得歸者推大孝之仁優之以

存問超歷常格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

旨茲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况於

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

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

也夫人主於頌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

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

况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  
不敢不為

注下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



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  
厭亂思治將啓

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蹙其謀而奪之魄斯  
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  
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畧其謀故  
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擾上游以制  
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  
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  
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  
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

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物  
起勢熾燭熾人心疑懼沮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  
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輿  
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  
材王冕顧似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  
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  
能悉敘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  
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  
事而言固亦咸有損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  
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

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  
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麻千力王佐等或  
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  
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  
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  
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  
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  
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締召之人  
臣於顛沛捨擻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  
彼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勸說寧濠文為奸黨權陷

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讐抱寃齎恨實由於臣  
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左傷心慘  
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  
有先事者為之措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眾則非臣  
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  
臣獨蒙旨重爵是讓天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  
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為况區區大馬之  
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為功乎臣  
世受

以恩整身粉骨亦無以報終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

免譴贖况又超擢本部既已叨昌諭分且臣近年以  
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祿  
之親疾顏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  
冒昧貪進擢非其有是忘已之耻矣其不敢受者四  
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  
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耻四者備而禍全  
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  
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

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濫  
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  
恐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  
矣不勝受

恩感激懇切領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鄭准兵部吏部咨鄭該題  
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  
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  
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家眷撥務欵此王守仁



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惟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舊奏終歲支  
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

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料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  
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  
郎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鄉倡義  
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  
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  
以積惡深重禍延先臣方急然瘡痍僅未殫愈聞

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  
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耻者臣  
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殷憂獨加於臣餘  
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  
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  
之是臣擁關 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  
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  
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

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七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為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損軀赴難之義戮身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莖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為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使其



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夫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求此嘔噁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遠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蒞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佞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踐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踐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賙其罪意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磨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邪况所謂若貪與鄙者

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員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耻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運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隨

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况矢石之下劒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癘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擬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實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後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白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

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割奸營惡而  
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  
而曰有是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其易牙之口將不  
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

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體骨  
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  
之功而邀賞於其

上手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  
復抗顏有受而不以一言是使

朝走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譏因臣  
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  
事諸人者非獨爲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  
也辟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  
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

陛下龍飛嚇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  
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  
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  
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  
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  
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





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  
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  
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  
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  
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我徒以事關

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  
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  
忠義而賞款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屬之以名節而復  
動之以恩賞綢繆之義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  
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

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  
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  
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  
其物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臣之不敢獨當殊賞  
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  
為苟得耳伏願

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  
之辭不以為偽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  
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  
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



已畧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庶濟臣  
衰經憂苦之中井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  
不勝受

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自懼謫儻危疑洵  
洵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 下詔褒揚洗滌

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  
省隨蒙賜

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搞以羊酒臣感激

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

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臥喘息奄奄苟避形迹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覲

天顏稽首 闕廷之下臣實瞻戴茲蒙書夜熟中若拜

在荊刺過者曾蒙謝

息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臨時就道願迺病臥呻吟徒

比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

官齋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

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等勘處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君命之召當不俟  
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又積潮熱痰  
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又始漸甦乃者謝  
恩之行輕舟安卧尚未敢強又况兵甲驅勞豈復堪任  
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僨事  
死無及矣臣又復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  
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高差緩若處官得  
宜事亦可集姚鏐平日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  
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  
事論奏是蓋忠於陛下將為

國家弘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鎔等使之集謀決策  
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  
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鏐且迨  
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鎔等必當深思熟  
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  
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鏐等益難展布夫軍旅  
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  
閫當聽其所為臣以為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鏐等  
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  
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上俗素

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勛  
者往代其任夫 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  
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  
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身  
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疎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  
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  
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閑散之地使得自効其涓埃  
則 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  
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 國事不勝感  
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夫代其任  
則其  
子  
則其  
夫代其任  
則其  
子  
則其  
夫代其任  
則其  
子  
則其

夫代其任  
則其  
子  
則其  
夫代其任  
則其  
子  
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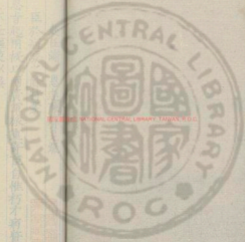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ARCHIVAL LIBRARY TIFFEN F030





臣等聞  
不任驅使以誤  
圖書具本辭免遺家  
聖旨知欽守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得領  
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懷就按已政事了卿宜星  
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務勤賊寇安戢兵民勿  
再遲延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乘濟受前未敘  
越姓任行者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其部務各到臣等

10877 v.1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  
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矜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鄉威聖  
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事了鄉宜星  
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  
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裹齎文前去敦  
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



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臣世受

國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 明聖溫旨勤奉  
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  
途就督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早溼舟行甚難  
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  
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  
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一言其畧  
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  
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  
諸徭僮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皆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  
其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  
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  
土官狼兵若岑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  
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若役使頻  
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此輩夷獯之性歲歲調發奔  
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熱乎及事之  
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  
需索引誘與之爲奸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怒  
又怒以慢始而微發愆期旣而調遣不至上媿下情

日逐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衰籠之以詐而術愈窮  
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  
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耶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  
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  
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  
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述悅遠懷而使將自服  
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惜怒者不過卒  
伍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  
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  
足暴揚所遺三酋原非有名惡且自可寬宥者也又

不勝二酋之情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  
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室  
歿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  
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  
民死者十已六七山後海賊乘聲擾動窮迫必死之  
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  
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逃而變  
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沒沒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  
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悻心懼思亦可謂勸且  
至矣特發於憤激而徂爲其難是以勞而未効夫二



昔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  
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  
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  
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憊怨之虜此人心  
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連上漢官  
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遁誅之虜相持已三月  
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  
守太密是乃授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盡使彼  
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使  
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卒非全軍之

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  
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志日合備日密  
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窮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  
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運所謂強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  
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  
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  
之民以絕覲覲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  
德威既洽蠻夷視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  
則我亦宜必圖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悔轉而殺之不

過一缺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為征之不

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

之卒有擻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

者惟後世會纂諸侯強凌弱衰吞寡則必務於求勝

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

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

者爲之君師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

旬之久而後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

然後致有首之格而苗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

固若是耳臣以匪才學庸 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

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

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

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

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

知徵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

之利非 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

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

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

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



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及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運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覆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又懼塗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獠僮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籍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又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

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為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徃後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 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莽胡喜邢相盧保羅王黃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為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讎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貴及親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避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於當在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貴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

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  
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  
十月內岑璋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  
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  
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  
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  
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壩內急  
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妻孥皆獲隨遣人去歸  
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漸悔無由竊思管男本  
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非欲出

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戮又不悉飛走  
附人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  
盧蘇圖殺王受又獲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若痛今幸  
朝廷寬赦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  
信眼蘇等方敢捨命救生率領圍府目民男子大小  
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草  
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  
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情并  
據思恩府頭目王受蘇關黃谷盧平章文明侶馬黃  
留黃石陸宗董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



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闢立甲土俗不便  
奈綠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  
懇乞上司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恚近又蒙官  
兵征勦田州要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逮捕只  
得逃避山林薰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為生乘機假  
受姓名每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耶  
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  
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又獲難信以此連年把  
苦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恩命總制天星披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

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  
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章命更望俯順夷情仍  
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  
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為地方事節  
奉 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為亂已令  
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鏞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  
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書上聞已經  
降 勅獎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  
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  
盧蘇王受結為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

收拾又參稱前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鏜等捷夷無策  
輕信竊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督復失之要得  
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  
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  
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  
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  
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鏜等  
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及形已露  
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  
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上官流官何者  
經文利便升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  
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  
爾勲蹟及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  
開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  
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領事出萬全一勞  
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朕望  
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備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籍鄉威望  
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鏜已致仕了卿宜星

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  
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是官備馬裏齋文前去敦  
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即咨行至十一  
月二十一日抵梧州差任十二月內領往兵部咨為  
地方大計急需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奉節  
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淵朱麒與  
姚鏡事同一體姚鏡已着致仕鄭淵等因賊情未寧  
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淵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  
朱麒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  
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

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  
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鏡  
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麒陸續各回  
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  
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叅政汪必東  
鄒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濬張邦信申惠吳天  
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關住都  
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  
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  
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



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  
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  
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  
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  
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黜  
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也  
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  
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  
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逐

討之亦須數月省錢一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  
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  
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  
日久人懷歸思慕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  
二萬人衆情憂感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  
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  
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  
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  
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  
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為盜不

逞之徒因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  
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  
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  
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 上上威德明示賞罰  
而徒以市井狙獮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  
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  
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  
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  
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  
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

賊徑徑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壘關隘  
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從盡取而聚之思  
田之一隅山徑徑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憚禦近益  
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  
事未易自遂近相煽蠱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  
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  
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  
一名額五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  
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有姓連年兵疫困  
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

之磨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叛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違疑觀望莫肯効順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踏頓道途不得領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懣鬱替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東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蠻獠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

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犴獠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日一失制取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羗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摧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

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及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資大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銷逆復起呻吟於

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免死狄悲之憾土官無屠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溼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犴穽外防寇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旨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歸順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旣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

惟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輩四毀下之人幸有數  
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  
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解成效則有輕  
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  
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  
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上天之譴則有形迹嫌疑之  
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寧而四毀揚於其外是以  
寧犯十患而不顧衆士善言不為夫人臣之事君殺  
其身而苟利於國賊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  
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心者今日之  
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  
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  
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  
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  
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奏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嚙望惟恐臣  
至之不速已聞太監總兵等官復密相繼召還至  
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校  
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  
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  
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  
死因具開陳

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  
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克殘酷暴慢上  
雲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復其辜今  
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  
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  
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  
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  
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  
萬之命豈肯輕意勤殺故令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  
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  
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  
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  
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  
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

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  
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  
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  
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  
各具投狀告稱爾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  
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  
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  
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爲

朝廷旣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  
殺爾野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無復憂  
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  
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寬貸亦何以舒泄  
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  
皆合辭扣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  
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  
於是衆皆扣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  
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  
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肺俯順夷情辦納糧  
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  
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交覆之患  
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  
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  
次謝恩本內已經畧具奏

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

從善場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願殺賊立

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  
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  
家室及時耕種備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  
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  
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授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物八日督令各歸復舊去訖地方之事幸遂乎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耶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緩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塞劣繆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觀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 知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遠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狹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黑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

已矣臣以迂庸繆庸重命勅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勅即勅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設土官流官何者經又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速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設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

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過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

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  
金等議慮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  
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  
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  
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絕  
之以流官之法是辟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  
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柳矣故必放之  
閒曠之區以順適其橫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  
者是順適其橫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

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  
無有乎牆堵之限積牙童枯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  
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堵之限積  
牙童枯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於其  
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脩其墻堵  
禁其群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木稼決藩籬而  
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  
議既會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  
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  
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



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庸後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廢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交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挫衆心而償成事故臣不避煩古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聞具具本請 旨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濬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稜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江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下塘張縉千戶劉宗本末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都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理督同宣

慰彭明輔分布官勇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  
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  
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  
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勇彭蓋臣下報効頭目彭  
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  
阜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珩頭目彭輔領  
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  
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  
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  
來順進勦牛勝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功三日

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皆  
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綠二等各率徒黨圍結  
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扎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  
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略無警備遂  
皆急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  
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  
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  
身衝冒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者  
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  
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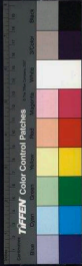


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寨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  
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  
級六十二名顆礮五日復攻破油磑石壁大陵等寨  
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  
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  
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  
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  
賊級六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  
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更殺至於本  
月初十日追搜山峒無遺稟請官兵同至漳州府此

劄聞隨蒙本院審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  
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晝夜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  
照牌內方畧未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  
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竿登岸進勦白竹古陶  
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集各賊聞知  
牛腸等寨破城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  
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  
兵驟進翁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  
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  
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

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  
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常蒙摘調指揮王良輔并  
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  
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有賊及次從  
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  
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參將沈希儀  
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  
宗七撫徕老人陳嘉猷旗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  
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合單錚漳州府捕盜通判徐  
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

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  
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栢等遵奉本院方官各督  
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  
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  
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  
定哨道進剿八寨稔惡罷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  
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  
集各上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畧乘夜哨校連進  
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  
門天險我兵進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震駭



潰竄莫知所為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  
四遠各寨號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鏢赤弩并勢  
呼搥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巖谷  
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憤賊不  
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  
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勇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  
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拒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  
躡圍勦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  
巖崖發石滾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  
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

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  
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  
賊從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五月初一  
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  
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  
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  
二等日復據參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  
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脊大潘等處  
追勦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  
顆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



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  
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荃監  
督思恩土目韋肯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  
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  
判陳志敬督令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  
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十  
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賊徒  
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  
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  
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于贊王俊等督領官

兵於綠茅等處把盤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  
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衆  
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尚  
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  
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  
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鬪適  
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泊空岸得不死者僅二十  
餘徒而已我兵旣無舟渡又風雨甚遂各歸營旣  
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  
見崖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



復進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  
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覓有禾  
米大雨之中饑餓經旬而旣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  
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略已  
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滿數十餘矣本院議於八寨  
之中擇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  
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  
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  
痢本院因見各賊旣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疫痢死亡  
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

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  
等處僮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  
邵縣鄉村被軍民累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  
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軍兵進勦各賊諭令未  
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寨將張經與同守  
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  
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而回各  
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  
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一人密至信  
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



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曾  
從老弱一切皆可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  
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  
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  
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眾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  
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  
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  
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濬吳天提參將  
張經都指揮謝琳遵照軍門成案分布各哨官兵申

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聞  
隨准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  
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避  
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  
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  
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已絕  
禍根各官就按分定哨道求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  
進勦白行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  
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誤事彼中事勢  
參將張經又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



斷決而行不得含糊而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芳畧依期進勦獲功解報問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鈞牌據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徃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州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戍為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

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後調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畧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為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叅將張



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  
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執被審驗員的事完通查  
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實報以憑  
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峽谷各哨  
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  
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勦八寨各哨  
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百  
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  
三十五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余遵  
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

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  
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  
掎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

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  
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  
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  
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  
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倡獮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  
來狼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教化近年以來官府勦  
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





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  
其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

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  
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又多撓喪惟成化年  
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徭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  
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  
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  
歲無虛月民遭荼毒究皆無所控額自思田多事兩  
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  
爾洵洵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密受因湖廣之回兵而利藪  
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翁  
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後敵破  
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  
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  
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  
慶道路懽騰皆以爲數十年來見有斯舉也職等  
承乏任使雖衛員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効命  
但僅遵奉方畧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  
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頭頓厓谷



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即其忠義激發  
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  
破賊險搗自昔不致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  
攻險寨墮崖而碎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  
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為盧  
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為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  
復為地方除患噴噴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  
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及照督兵督哨叅給  
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

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年大  
征合圍困守坐待成功其為利害勞逸相去倍後均  
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  
項各巢各賊積年窮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  
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  
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自觀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  
之苦一至此極爰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

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  
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千里可  
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



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  
年亦未可免故遂仰遵欽奉

勅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使守行市  
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  
隨該鎮守兩廣曹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  
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  
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丰  
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  
盤據千百餘里兇悍狡黠酷害萬姓流毒一方自來  
任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

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抵此而不去兩  
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  
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  
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  
寃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是  
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  
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  
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

罔是謀與人為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

其力之所能為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為可稱之功而

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為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獨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燦等皆衝犯著弄身親陷陣事峻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蓋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頗領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

奮發略無悔息即其一念報

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自盧蘇上

受手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

先階陣惟恐功効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叅將張經流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濬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棧叅議汪必

東副使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馮文瑞王勳唐宏十珞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鏡武襄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總主簿李本并防衛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鄉同知桂葵吏立誠舒柏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若亦有緩急又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叢蒸經員鋒鏑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石

死一生之死者也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彞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從襲替以旌其報

國之義士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嘗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疎終蒙不世之

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溫



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  
以報

深恩今茲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戕辱  
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

乞  
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頓首

恩誓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臣以憂病踰伏田野六年有餘蒙

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

闕廷一睹

天顏以申其蚊蟻感激之誠遂其葵藿傾戴之願既困  
疾病復畏譏謔六年之間瞻望太息莫敢一出門  
庭夫蒙人一顧之恩尚必思其所以為酬受人一言  
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為報何況

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

上之所以施於其下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  
之所以承乎其上者乃如頑石朽株略無生動此雖  
禽獸異類稍有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  
念及則哽咽涕下徒日夜痛心傷骨行呼坐嘆而已



選者繼業

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引上陳辭謝又蒙

溫旨眷覆慰諭有如伏請感泣不復能領其他即日矢死執道既而始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其所以經理幹旋之計乃甚有抵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既已顛覆破漏如將傾之屋半滿之舟莫知所措  
惜恐

得託不効以孤

陛下生威之德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府頑民幡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荆棘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大賊巢素為廣西衆賊之淵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報効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略已寧靖是皆

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宥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想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為能辦此哉

竊自喜幸以為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為諸  
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  
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福踰其分所  
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灾者也臣自往  
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  
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  
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

命入廣與雜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服  
辭疾歸去是後既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  
益甚今又加以適身腫毒喘嗽晝夜不自心惡食飲

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思田州之  
役其時既已力疾從事近者八寨既平議於其中移  
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  
冒暑輿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  
不復能興今已昇至南寧移卧舟次將遂自梧道廣  
待命於韶雄之間新任太監總兵亦皆相繼蒞任  
各能守法奉公無地方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  
皆安靖行事創繇徃時煩苛搜刻之弊方務安民今  
日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廢而歸  
亦可以無去後之憂者夫竭忠以報



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齏骨以自  
効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粉  
全以圖後報而為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  
惟陛下鑒臣一念報

主之誠固非苟為避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  
得已之至情容臣得暫回京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  
鞠躬盡瘁以報

陛下尚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良知同然錄卷之終

良知同然錄後叙

余髫時獲東廓鄒先生為之楷範備聞

陽明良知之學然淪於故習猶以良知良能

並舉於孟氏為疑及究下文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則知良

知自足而良知為本體無疑矣繼而每遇

同志虛心延訪言論藉藉益增明發復取

陽明先師傳習錄以及文錄夙夜潛玩恍

然若有得其要領者始之所以自淑中之所以淑人良知無余蘊矣壬子官杞予為中州外簾取其志於良知者薦之迺得李子向陽溫邑人也詢之曰予從學于兩峯孟公之門癸丑入覲一接兩峯傾蓋如故兩峯議論容與汪溢無涯予益為之心服迺詢諸靈濟諸君子咸曰兩峯子陽明先師老友也其薰炙更久漸磨更深領悟更

切其所得詎可量哉於是乎蘭芬相合締交益親每隔千里越數禩而心心若一也予時道經黃岡再見我兩峯公襟度暢達高朗虛徹其議論猶非舊可幾也予嘆服者久之遂問其近日所得如何兩峯曰予近集良知同然錄為二冊而先生心學之微經綸之迹備於是矣歆鉅梓以告同志予應曰諾誠所謂人心同然者也故叙之



以諗夫同志

嘉靖丁巳孟夏吉日

賜進士第戶部廣東司主事後學宣城麻瀛  
頌首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Generously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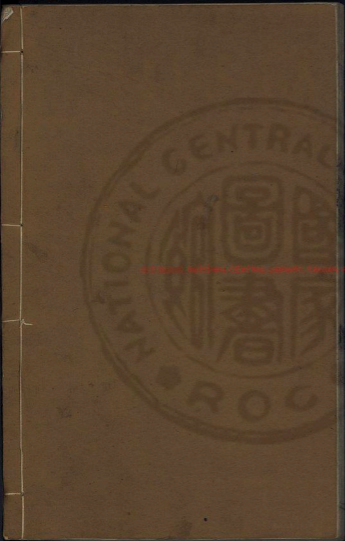


2025.08.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1997 Tiffen Compan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2025 Digitized by eGangotri (CC-0) Digitized by eGangotri

